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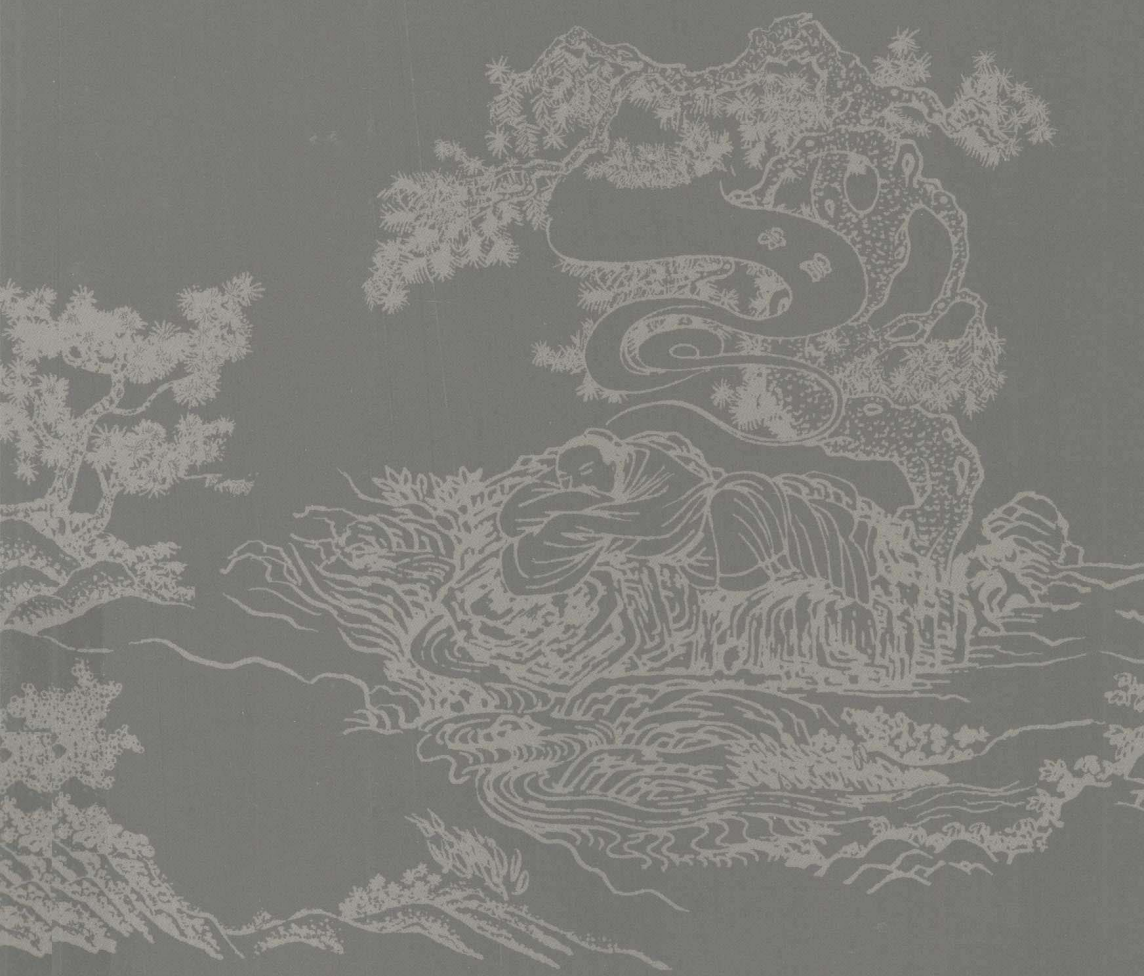


国学经典图文系列

图文本

庄子

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



张京华 解题

岳麓书社

张京华 解题



莊子



国学经典图文系列

图文本

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子图文本/张京华解题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08

ISBN 978-7-80761-067-0

I. 庄... II. 张... III. ①道家②庄子—研究
IV. B223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64746号

庄子(图文本)

解 题:张京华

责任编辑:曾德明 张卫国

封面设计:刘 峰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

电话:0731—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20

印张:11.2

印数:1—6,000

ISBN 978-7-80761-067-0/I·821

定价:32.00元

承印: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4129



出版说明

庄子是战国时宋国蒙人，他的事迹现在知道得较少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曾引用庄子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，侯之门，仁义存”之语并深有感概，由此而尊重庄子的思想价值，为他立传。但是史书均以记载重大事实为原则，而庄子一生不仕，可记载的实在不多，所以《史记》中只记载了庄子为“蒙漆园吏”和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两件事，以表明庄子“终身不仕，以快吾志”的思想性格。

《庄子》一书，《史记》记载它有“十余万言”，并列举其中带有较多“寓言”内容的篇名，有《渔父》、《盗跖》、《胠箧》、《畏累虚》和《亢桑子》等五篇。西汉后期刘向、刘歆父子整理中秘群书，将《庄子》编定为五十二篇。魏晋时郭象为《庄子》作注，十取其六，注解了三十三篇，删节成六万余字。此后其他各本失传，只有郭象的三十三篇注本流传下来。唐代成玄英为郭象的注作疏，题为《南华真经注疏》。至清代，郭庆藩在郭注、成疏的基础上著《庄子集释》，成为目前最为流行的版本。今本《庄子》一书共三十三篇，其中内篇七篇，外篇十五篇，杂篇十一篇，各篇题名及内容联属比较自由，但各篇中均有非常精致的部分，反映着庄子不可多得的宝贵思想。

庄子在世上，他的职位只是一名小吏，然而他的内心究竟怎样？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在《天下》篇中，庄子自己说，他是“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”、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，而不敖倪于万物”、“上与造物者游，而下与外死生、无终始者为友”。

“以天下为沈浊”的意思，和屈原的名句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（《楚辞·渔父》）相近。“庄语”意为端正、严肃的话语。较庄子为早的孔子，周游列国十四年，向人们推行他的仁

政理想而得不到认可,有隐者讥笑他,他回答说:“鸟兽不可与同群,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?”他作为人群的一分子,即使人们不认同他,他也要和人们在一起,总不能和鸟兽在一起吧?但是庄子却不再和人们在一起了,他以自己的精神与天地往来,与万物交友。

庄子是中国古代最为优秀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。他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,与道家的开创者老子并称为“老庄”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庄子附传中,称他“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”、“明老子之术”、“散道德,放论,要亦归之自然”,认为他的学说属于老子道家一派,他的思想核心与老子一样是主张“道德”和“自然”。庄子卒后,《吕氏春秋》和《淮南子》二书都有他的影响。魏晋时期“玄学”盛行,《庄子》与《老子》、《周易》并称为“三玄”。如闻一多先生所说,“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,他们的生活、思想、文艺——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”(《闻一多全集·庄子》)。从此以后庄子对历代均有持久深厚的影响。

庄子也是先秦文章大家。他的文章,洗洋自恣以适己,恣纵而不佞,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,独与天地精神往来,辞义参差,俶诡可观,宏大而辟,深闳而肆。自古以来文章大家,一例推崇庄子,即使不赞同他的立场和学说的人,也大多无可回避其文章的魅力。唐代文章大家如韩愈、柳宗元,宋代如王安石、王雱父子,苏轼、苏辙兄弟,以及叶适、胡仔,乃至理学家程颐、朱熹,都对庄子的文章意境颇有赞美。明清以来,庄子的文章更为世人看重,“天下文章在桐城”,而桐城派归有光、姚鼐、林纾等人的文章几乎都离不开庄子的影响。宣颖、林云铭、胡文英、陆树芝等人更是对《庄子》细加点评,啾啾不厌,风气所及,遍于海外。

本书主要为读者推介《庄子》原典。岳麓书社张卫国先生选配了大量精美插图,使本书生色颇多。笔者所作的只是三十三篇的解题。需要注释的读者可以参考笔者由岳麓书社出版的《庄子注解》一书。

张京华

于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

2008年5月



目 录

内 篇	(001)
逍遥游第一	(001)
齐物论第二	(007)
养生主第三	(018)
人间世第四	(023)
德充符第五	(031)
大宗师第六	(043)
应帝王第七	(053)
外 篇	(060)
骈拇第八	(060)
马蹄第九	(065)
胠箠第十	(071)
在宥第十一	(076)
天地第十二	(084)
天道第十三	(093)



天运第十四	(100)
刻意第十五	(107)
缮性第十六	(111)
秋水第十七	(115)
至乐第十八	(124)
达生第十九	(130)
山木第二十	(136)
田子方第二十一	(142)
知北游第二十二	(148)
杂 篇	(156)
庚桑楚第二十三	(156)
徐无鬼第二十四	(162)
则阳第二十五	(169)
外物第二十六	(176)
寓言第二十七	(180)
让王第二十八	(184)
盗跖第二十九	(191)
说剑第三十	(198)
渔父第三十一	(201)
列御寇第三十二	(206)
天下第三十三	(211)





内 篇



逍遥游第一



【解题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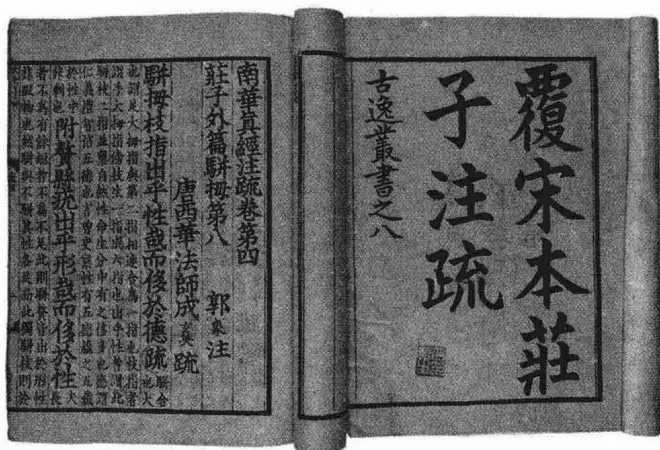
《逍遥游》这一篇，事理线索比较简单，叙述也有率意重复处。开篇就讲鲲鹏的寓言，中间穿插《齐谐》的记载，又对应讲蜩与莺鸠的寓言，穿插汤问棘的故事，其内容又见于《列子·汤问》。接下讲列子、许由、连叔与接舆、惠子与庄子的故事或议论。全篇行文宏放恣纵，主要思想则归结为一句话：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老庄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“无”，此篇所论无疑都是围绕这一核心概念而发挥，张松辉先生认为“庄子写大鹏、小鸟并非在讨论自由不自由的问题”，而是在讨论“无为无不为的思想主旨”（《庄子考辨》），是非常正确的。

这一篇的篇名，“逍遥”是一叠韵复合词，又写作“消摇”，《说文》解释为“犹翱翔也”。《诗经》中已有“所谓伊人，于焉逍遥”和“河上乎逍遥”的诗句，《礼记·檀弓上》记载孔子曾经“负手曳杖，消摇于门”，屈原在《楚辞·离骚经》中也说到“聊浮游以逍遥”。而“逍遥游”三字连语为庄子所创。“游”字又写作“遊”。今本《庄子》通作“逍遥遊”，三字均从“辵”旁，使这一篇题更加整齐传神。牟宗三先生概括说，老子之道为实有形态，而庄子则纯为境界形态。“如洒脱、自在、无待、逍遥这些形容词，这种形而上学因为从主观讲，不从存在上讲，所以我给它个名词叫‘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’。”（《中国哲学十九讲》）此语道出了庄子的特点。

现存《庄子》三十三篇其实内容并不分高下，但因《逍遥游》



清光绪年间遵义黎氏《覆宋本庄子注疏》



篇列居全书之首，一向被视为《庄子》的代表作，由来已久。特别是自西晋向秀、郭象注《庄》，东晋僧人支道林标揭新理，“逍遥义”、“逍遥论”既已成为别具一格的哲理话题。南朝宋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·文学类》记载支道林与东晋名贤的议论：“《庄子·逍遥》篇旧是难处；诸名贤所可钻味，而不能拔理于郭、向之外。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，因及《逍遥》。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，立异义于众贤之外，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，后遂用支理。”

支道林与向、郭二人观点的差异，大致上说，向、郭二人是肯定鹏、鷖，而认为圣人可以兼有二者的才性，不受条件的限制，通达变化，无所不适，支道林则否定鹏、鷖，而只肯定至人。庄子论及生命的极致，有至人、神人、圣人的理想典范。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”，以至人、神人的才性用于治世，就称为圣人，所以至人、神人、圣人三者虽然各有侧重，但大致相通。支道林与向、郭二人同样都肯定圣人或至人，理解圣人或至人是庄子的生命极致，其观点的差异只在肯定或否定鹏、鷖上。向、郭强调鹏、鷖各自依循本性，尽其本分，支道林强调鹏、鷖各有局限，均偏离根本，前者是就其现实意义而言，后者是就其根本意义而言。虽然庄子说过“与世同波”、“安时处顺”的话，但他的根本思想还是否定“小大之辩”，所以支道林的“逍遥论”更接近道家的本旨。他说不能以桀、跖的残害为适性、为逍遥，对于社会的批评也更为深刻。

支道林介入《逍遥游》的讨论，是魏晋道家、儒家、佛教三者融会的典型一例。

《庄子》书中多次说到“逍遥”，如：“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”（《逍遥游》篇）“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为之





业。”(《大宗师》)“假道于仁,托宿于义,以游逍遥之墟……逍遥,无为也。”(《天运》篇)“忘其肝胆,遗其耳目,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,逍遥乎无事之业。”(《达生》篇)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逍遥于天地之间,而心意自得。”(《让王》篇)其他说到单字“游”的地方更多。

“逍遥”是为无为、自得的意思,古语“自得”大致类似现代汉语所说的“自由”。蒋锡昌先生说:“总括可知‘逍遥’二字,乃无为、闲适、往来自由之貌,所以形容‘游’字者。”(《庄子哲学》)

当然,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自由。庄子指出,人类达到“自得”或“自由”有两种途径:一是追求本根、绝对,也就是回复到人类最初的起源上,“始于玄冥,反于大通”。二是安于现状,接受现实,既不超前,也不滞后,不介入人为,不显露个性,“安时处顺”、“与世同波”。由上述引文来看,庄子是更注重追求本根、无为的含义。如钟泰先生所说:“《外篇》‘消摇,无为也’,此谓无为则得消摇,非以消摇即是无为也。”(《庄子发微》)

这一篇中还提出了一个概念:“小大之辩。”庄子举出鲲鹏与蜩、鸪和斥鷃,冥灵、大椿和朝菌、螻蛄的对比,提出“小知不及大知,小年不及大年”,称之为“小大之辩”,这可以说是庄子书中最初步的一个概念。

古代“辩”、“辨”二字通用,更多时候写作“辨”。“辨”意为分别,“小大之辩”就是大的事物与小的事物之间的差别,也就是事物之间在量上的差别。

庄子提出“小大之辩”的问题加以讨论。小的事物在量上不如大的事物,比如斥鷃“腾跃而上,不过数仞而下,翱翔蓬蒿之间”,就不如鲲鹏的“背若泰山,翼若垂天之云”、“水击三千里,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、“绝云气,负青天”;朝菌不知晦朔,螻蛄不知春秋,就不如冥灵的“以五百岁为春,五百岁为秋”,以及大椿的“以八千岁为春,八千岁为秋”。

然而,数量上的占有越多,知道的越多,感受的越多,是否就更加自由?用今人的话说,是否应当追求更多、更大、更强?

老子曾说:“自知者明,自胜者强。”(《老子》三十三章)中国的传统并不是单纯追求更多、更大、更强,而是贵于自省。自己确实努力了,那么成败反而可以放在第二位。数量上的占有是外在的,更重要的是从内在之中建立依据。

无为,或者说不介入人为,又何来更多、更大、更强呢?

世人大多数都在“比较”中获得生存的意义。“小大之辩”是最显而易见的现象,是最初提出的人生问题,但它刚一提

出,就被否定了。思想通过自我否定而得到超越。

在文学方面,明清以来,朱得之、吴世尚、孙嘉淦、林云铭、胡文英、宣颖、陆树芝等人都喜评点《庄子》,作了许多发挥,别有收获。如林云铭《庄子因》评道:“篇中忽而叙事,忽而引证,忽而譬喻,忽而议论,以为断而非断,以为续而非续,以为复而非复,只见云气空濛,往返纸上,顷刻之间,顿成异观。”

胡文英《庄子独见》中的一段评点,也颇具代表。他说:“‘逍遥游’三字,是庄叟造端托始之意。一经说破,不过枣儿甜;一着议论,已落架子里。因借鲲鹏翻空而入,用去以六月息句,在云烟有无中,略影一笔,层层翻跌,笔笔盘旋,直追至‘以游无穷’句,微逗‘游’字。一枝、满腹,暗折到‘逍遥’。乘云御风,因‘逍遥’而明带出‘游’字。‘窅然丧其天下’,所以得‘逍遥’之故。大樽浮乎江湖,所以济‘逍遥’之具。无用之言,惠施已说明喻意,而此却只就喻意还答,趁势点醒‘逍遥’二字。前段如烟雨迷离,龙变虎跃。后段如风清月朗,梧竹潇疏。善读者要须拨开枝叶,方见本根。千古奇文,原只是家常茶饭也。”

【原文】

北冥有鱼,其名为鲲。鲲之大,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,其名为鹏。鹏之背,不知其几千里也;怒而飞,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,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,天池也。

《齐谐》者,志怪者也。《谐》之言曰:“鹏之徙于南冥也,水击三千里,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,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野马也,尘埃也,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,其正色邪?其远而无所至极邪?其视下也,亦若是则已矣。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,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,则芥为之舟;置杯焉则胶,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,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,则风斯在下矣,而后乃今培风;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,而后乃今将图南。

蜩与鸪笑之曰:“我决起而飞,枪榆枋,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,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?”适莽苍者,三飡而反,腹犹果然;适百里者,宿春粮;适千里者,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!



北冥图, [明]周臣绘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汤之问棘也是已。穷发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

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“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，而彼且奚适也？”此小大之辩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国者，其自视也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！故曰：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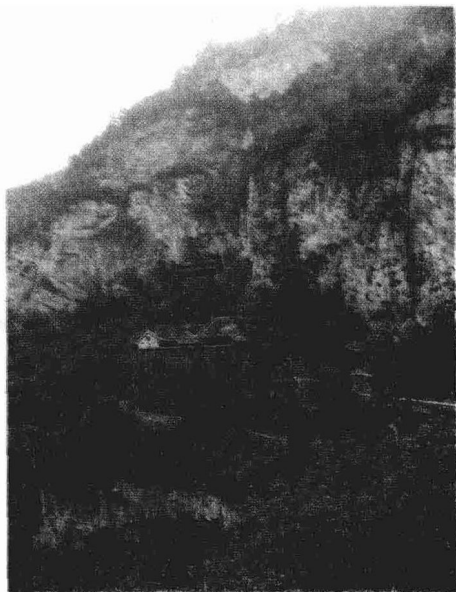
尧让天下于许由，曰：“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，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！时雨降矣而犹浸灌，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，吾自视缺然。请致天下。”许由曰：“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，实之宾也，吾将为宾乎？鸪鹑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！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

肩吾问于连叔曰：“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返。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，大有径庭，不近人情焉。”连叔曰：



彭祖像，明刊本《列仙全传》插图

“其言谓何哉？”“曰：‘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。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。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’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”连叔曰：“然，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磅礴万物以为一，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



姑射山，俗称仙洞沟，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西 25 公里，地处吕梁山南麓。

事！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热。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！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窅然丧其天下焉。”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。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。剖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鸣然大也，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”庄子曰：“夫子固拙于用大矣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泝澼絖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‘我世世为泝澼絖，不过数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’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。冬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，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泝澼絖，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？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！”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。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。立之涂，匠者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”庄子曰：“子独不见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；东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；中于机辟，死于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。此能为大矣，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”





齐物论第二

【解题】

“齐物”是万物齐一的意思。

承接《逍遥游》关于“小大之辩”的讨论，大的事物在量上的更多的占有，并不比小的事物具有更多的生存理由。既然量上的大小不能作为衡量事物存在意义的标准，庄子提出，应当有一个超越了度量关系的质的标准，作为衡量事物存在意义的绝对标准，这就是“道通为一”。从“道”的角度观察，万物齐一，这样一种观点就叫做“齐物”。

庄子所在的战国时期，百家竞作，“天下大乱，道德不一，多得一察焉以自好，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”，“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，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”，“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”。由于诸家各持一说，互相非难，产生了是非的淆乱和道术的分裂。战国的时代，不仅政治上需要统一，学术上也需要同统一，“齐物”的思想应运而生。

和《逍遥游》的主题曾被理解为“自由”相似，《齐物论》的主题曾被理解为“平等”。近代以来西方两大观念，忽然在《庄子》中找到了落脚点（与此同时，“民主”、“科学”对应了墨子，“博爱”对应了孔子）。

章炳麟先生是晚清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国学大师，他的名篇《齐物论释》初稿及定本在1910年以前写成，基本与民国同步。章炳麟先生精通训诂，又精于佛典，《齐物论释》兼收旧学，开启新学，主要内容及意图是用佛学唯识论的思想阐释庄子，实际上是借以提出自己的哲学、政治主张。章炳麟先生平素最服膺庄子，曾说“庄生之玄终生以为师资”，“文、孔、老、庄，是为域中四圣”，他认为《齐物论》一篇在《庄子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，“维纲所寄，其唯《逍遥》、《齐物》二篇”。《齐物论释》开篇就说：“‘齐物’者，一往平等之谈。详其实义，非独等视有情，无所优劣，盖离言说相，离心缘相，毕竟平等，乃合‘齐物’之义。”

胡适先生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》中，评价章炳麟先生和《齐物论释》说道：“到章太炎，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外，别有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”；“太炎的《齐物论释》，更为空前的著



庄子像，[明]王圻、王思义《三才图会》插图

作”。梁启超先生则认为《齐物论释》有勉强牵合之处，《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》中说道：“太炎的《齐物论释》是他生平极用心的著作，专引佛家法相宗学说比附庄旨，可谓石破天惊。至于是否即庄子原意，只好凭各人领会罢。”

但无论如何，章炳麟先生的见解十分重要，影响之大，开一时之风气。如钱基博先生即认为，《庄子》全书只有“逍遥”、“齐物”两条主线，除最后的《天下》篇以外，其余各篇都只是

阐发《逍遥游》和《齐物论》的馀蕴而已。他的《读庄子南华真经卷头解题记》中说：“庄子三十三篇，言《逍遥游》者二十篇，言《齐物论》者十二篇，而《天下》篇之为叙录者不算焉。”

近几十年来，还有一种关于《齐物论》的哲学评价，就是称庄子的“齐物”思想为“相对主义”。

1987年出版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哲学卷》的“庄子”条目（冯契撰写）认为，庄子在认识论方面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，“庄子以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”，“他看到一切都处在‘无动而不变，无时而不移’中，却忽视了物质的稳定性和差别性，认为‘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，而泰山为小；莫寿乎殇子，而彭祖为夭。’主张齐物我，齐是非，齐大小，齐生死，齐贵贱，幻想一种‘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一’的主观精神境界，安时处顺，逍遥自得，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”。同书的“相对主义”条目（林青山、李景源撰写）解释“相对主义”为：“割裂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，否认事物本身及对事物认识的稳定性、客观性的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和思维方法。”“相对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，它是诡辩论、不可知论、唯心主义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。”“在中国，老子和庄子的辩证法思想中也包含了相对主义的因素。”



与此相关,也有学者认为庄子的哲学不仅是相对主义,其中也有若干辩证法的因素。如冯契先生自己就说:“庄子的相对主义起着反对主观主义的作用,是哲学向辩证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。”

由相对主义和辩证法方面认识《齐物论》,也有很大的代表性。

当然,庄子的“相对主义”与爱因斯坦的“相对论”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汇,这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。

除了篇名,《庄子》一书中没有再提到“齐物”二字。虽然如此,庄子毕竟在篇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概念,就是“彼是方生之说”,亦即“彼此并生之说”。

庄子认为,表象上对立的彼此双方同样都没有依据,也同样都有依据,此方的成立正是因为有彼方的存在,彼方的成立也正是因为有此方的存在,彼此双方相互因依而存在。因此,彼此双方所遵循的原则都不能作为衡量事物存在意义的标准。

为什么如此,有三个论证。

第一,究竟有没有是非的分别,彼此二者不能互证。

庄子说:“既使我与若辩矣,若胜我,我不若胜,若果是也?我果非也邪?我胜若,若不吾胜,我果是也?而果非也邪?其或是也?其或非也邪?其俱是也?其俱非也邪?我与若不能相知也。则人固受其黜闇,吾谁使正之?使同乎若者正之?既与若同矣,恶能正之!使同乎我者正之?既同乎我矣,恶能正之!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?既异乎我与若矣,恶能正之!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?既同乎我与若矣,恶能正之!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。”(《齐物论》篇)

我和你争辩,你胜了我,我不胜你,你就确实对吗?我就确实错吗?

我胜了你,你不胜我,我就确实对吗?你就确实错吗?

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对,有一个错吗?

是我们都对,或者都错吗?

我和你都不能判定,别人就更不清楚,我让谁来判定?

让和你一致的人来判定吗?既然和你一致,又怎么能判定?

让和我一致的人来判定吗?既然和我一致,又怎么能判定?

让与我与你不同的人来判定吗?既然与我与你不同,又怎么能判定?

让与我与你一致的人来判定吗?既然与我与你一致,又怎么能判定?

因此，我和你和别人不能互相判定。

第二，是非不是绝对的。彼此所以是所以非，是由于彼此各有是非的原因。是非出于彼此各自自身，因此彼此同样都不具有绝对意义。

庄子说：“恶乎然？然于然。恶乎不然？不然于不然。恶乎可？可乎可。恶乎不可？不可于不可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”（《寓言》篇，《齐物论》篇略同）又说：“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则万物莫不大；因其所小而小之，则万物莫不小。因其所有而有之，则万物莫不有；因其所无而无之，则万物莫不无。因其所然而然之，则万物莫不然；因其所非而非之，则万物莫不非。”（《秋水》篇）

怎样才对？自有其对的原因所以就对。

怎样才不对？自有其不对的原因所以就不对。

怎样才应该？有应该的原因所以应该。

怎样才不应该？有不应该的原因所以不应该。

存在的事物都有对的原因，现实的事物都有应该的原因。

没有什么事物不对，没有什么事物不应该。

从大的方面看，万物都大。

从小的方面看，万物都小。

从有的方面看，万物都有。

从无的方面看，万物都无。

从对的方面看，万物都对。

从非的方面看，万物都非。

第三，彼此虽然对立，却又互为存在的条件，而不可以互相取消。

庄子说：“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，彼是方生之说也。虽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。”（《齐物论》篇）又说：“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。”（《秋水》篇）

彼存在是因为有此，此存在是因为有彼，彼此相伴而存在。

共生共死，共死共生。

同应该，同不应该。

同不应该，同应该。

东和西虽然相反，却不可以互相取消。

以上是从“物”的角度互相看待。但是，如果从“道”的角度上看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庄子说：“以道观之，物无贵贱。以物观之，自贵而相贱。以俗观之，贵贱不在己。”（《秋水》篇）就是说，在世俗看来，贵贱与否不是由于自己的品质决定的，而是由外在原因